

在封建时代，这官人出外活动，仪仗浩浩荡荡，皂隶前呼后拥。每到一地，地方官员率众迎迓跪接。下级参见上级，都有相应的规定和繁琐排班。

各级领导干部外出活动的接待，中央早有规定，明令废除礼仪性的迎迓送往。可是为何有人偏偏明知故犯呢？

说穿了，这是一种封建遗风。在封建时代，这官人出外活动，仪仗浩浩荡荡，皂隶前呼后拥。每到一地，地方官员率众迎迓跪接。下级参见上级，都有相应的规定和繁琐排班。

一切事宜皆由简，不可铺张浪费。那种为了个人目的不惜逢迎上司，用繁文缛节一味劳民、驱民、插民的一股家子作风，必须彻底摒弃。

党的优良传统、人民的利益、自身的职责统统被抛到九霄云外了。当今我们的国家尚不富裕，办

的礼仪，不然即为先礼，显示了严格的尊卑贵贱的等级观念。今天，这套封建官场的繁文缛节被我们有些领导

当宝贝一样继承下来了。究其底，地方干部搞这一套“花架子”，是为了取悦上司，献殷勤讨好，给上级留了好印象，让他们一上天言好事，回宫降吉祥”。欲以自己方便，先给别人方便。而那些“钦差大臣”们见到这种场面亦喜笑颜开，认为下级没有怠慢自己，心中

先自昏然，肥吃海喝之后，又是睡醒然，几句恭维话吹来，犹自飘飘然。于是乎，就在觥筹交错中，党的优良传统、人民的利益、自身的职责统统被抛到九霄云外了。

当今我们的国家尚不富裕，办一切事宜皆由简，不可铺张浪费。那种为了个人目的不惜逢迎上司，用繁文缛节一味劳民、驱民、插民的一股家子作风，必须彻底摒弃。

繁文缛节儿时休

解维汉

唤他文痴，是因他喜好文学到了痴癫的程度。可惜那文学的红舞鞋，使他苦苦地跳呵，跳呵，直到大汗淋漓筋疲力尽，仍脱不下来。

唉，十五年的寒来暑往，务啥啥成！可他偏偏迷了这玩艺。稿纸写了半米高，终未发表一个铅字，倒得了个“文痴”的尊名。

其实，十多年前，我是他在一个朋友那儿萍水相识的。谁想仅此一面，竟成了莫逆之交。那时我下乡在渭北高原，虽不常见，但凡回城，便与他整日厮守在一起，谈文说艺情甚浓。

他的生活是清苦而淡泊的。每月工资除了买书、买烟外，剩下的只够吃一把菜叶、一把盐的面条了。这种苦行僧的生活，使他本来就矮小的身子显得更加单薄了。

他的创作是艰苦的。整个房间找不出一张桌椅，买来的新书只好堆在床上。八小时外的劳动，只能在一只破旧的红木箱上进行。但他心中的天地是宽阔的，感情是丰富的。每当一篇作品完稿，他不是为作品中的人物潸然泪下，便是义愤填膺拍案叫绝，似乎浑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在为文学运动，痴癫地一幅疯狂劲！他先后写出了十多部电影剧本和十多个



——普通人小记之二 谢强

这个文痴呵，他想得太天真了。婚后接踵而来的是房子、孩子和票子的问题，这几乎使他绝望，文章自然少作了许多。但他仍未放下笔，如一匹沙漠中艰难跋涉的骆驼。

哦，这个文痴呵，十五年的艰苦的追求，十五年的痛苦辛酸。执著地追求为什么就不成功呢？时耶？命耶？是他自己说的“作品太尖涩、太粗糙么”……面对现实，我曾帮其妻劝他：“算了，实在写不出，多干活挣几个奖金吧！”谁知，他竟火了，差点断了几年的情谊。

我不敢再劝了，因为他心中的世界是神圣的。

可前几日，他突然来找我，说把过去的部分稿子烧了，准备按我的话去做，给妻子领个执照做点小生意，安安稳稳地过日子。我本该为此欣慰，心里却涌出一股杂味的忧伤，直使我彻夜未眠……

谁想，第二天一早，他又把我从朦胧中唤醒，说他有个很好的题材，打算写一个中篇。看他那按捺不住内心激动的神情，我真是啼笑皆非。我想，他今生今世是摆脱和超越不了文学的陷阱了。

他叫海桑，系延河水泥机械厂的一名普通工人，今年三十五岁，虽早已过了而立之年，但距不惑之年还远，要不，他怎能这般如痴如醉如癫如狂的苦苦追求呢？

唉，难怪人称“文痴”呢？真痴！

(题图 插图 张)

犬·子

(散文)

诚成

儿时我喜静不好动，某日正在家描描画画，忽听到门外狗吠，出门只见二犬相斗，一只败北夹尾急遁，另一只乘胜追击，猛窜来竟将我压倒于地，以致门齿脱落，痛得数日不能嚼食，幸为乳齿，才不致终生“狗窝大开”。但，从此后我一见狗便心慌得紧。

岁月荏苒，如今我膝下已有二子，却最喜狗。长子小虎十岁方从西安祖父母身边回乡，其自幼长在城市，初来乍到，见狗喜惧参半。次子小驹虽小四岁，但从小与狗为伍，敢抓着狗尾当坐骑。外婆家的狗来串门，见到小虎竟也欺生，兀自叫个不停，吓得小虎躲闪不及。小驹见哥哥窘态，便趁机捉弄，连声嘘嘘：“阿黄，嘘！”那狗便要扑上去咬，若不是我赶紧阻拦，顷刻便要发生“流血事件”了。这，已是几年前的事。

了。

如今，小虎也不再怕狗了。兄弟二人每每给邻家的狗喂食嬉逗，总有说不完的新鲜与快乐。只因我一再不允，家中至今不曾养狗。

一个星期天，携二子外出，路过池塘边，忽闻一只小狗哀哀的叫声，两个小家伙撒腿循声奔去。我恐误了乘车，连声急急地将他们唤回赶路。小兄弟俩三步一回头，快快地说：“爸爸，那只小狗落到水里了，让我们找根竹竿把它救上来吧。”我见汽车已靠站，二话没说，拽起他们便跑……

待到回来，他俩又去池边久久寻觅，已不见小狗踪影，于是都怪我不好：“要是您让我们去救，小狗就不会淹死了。”说完，两双大眼睛亮晶晶的。为此他们着实难过了好几天，我便劝道：“兴许那只是别人捞上来的

呢。”

为了改正我的过失，我一定答应他们哥俩弄只小狗来养。



刊头设计 张永
本版编辑 叶广岑

张永
叶广岑

养路工

宋晴

推起独轮车，带着尖头铲，公路如藤绕了十八道弯，汽车按了三次喇叭，你把烟头掐灭了三次，上坡上滚下一千块石头，汗水浸透你一千次衬衫，塌方的泥土堆积成你的日子，来往的车辆驶过你的坎坎坷坷的一生，总在追求平坦。

“这河通着天呢！”人们都这么说。藏民们虔诚地注视着，下凡的天神，掠走流云，孤独一人，富有这首漂歌。

那是一只孤独的富有者，那时，他是一个孤独的富有者，孤独一人，富有这首漂歌。

独水一瓢，青棵一撮，浆养着“龙的传人”。

此刻，莫道是水患猛于虎，狰狞着一泻千里。

一只皮筏下水，震撼世界的大事，就这样，由一个平凡汉子，从容地开始。

虎跳峡不再跳虎，从容地开始。

漂流者之歌

何晓利

骑着野性的江流远去…… 鼓翼双眉，直面狂涛，在流沙的漩涡里，长出一棵雄视东方的树。永恒的生命被母亲之源索去，「航行日记」留一页空白。大江呜咽着，支流的支流也停止了呼吸。

给我支点吧！我要止住东倾的江流…… 一生当中华杰，死亦长江魂！铮铮誓言跃上浪尖，呵！五千年的梦幻，万里的尊严……

最后一堂课

航海

现在——他又看一下课表——他要上好这最后一堂课，给孩子们，也给他们的家长留一个好印象。他们的爸爸妈妈，也都曾经是他的学生哩。

真老了么？他还是不太信，又不能不信。上星期四他本该去三年级教室上课，课程表上写得清清楚楚的，他怎么会看错了，误了一节课了呢？是眼睛花了。有句口头语，说人老先从眼睛老，看不见得多来看得见的少。

但，现在，无论如何，一定要讲好这最后

一堂课。他摸摸自己的头发，那是用粉笔灰染白了一头稀发。

穆老师愣住了：呵，老了。真的老了。上完这最后一堂课是该退休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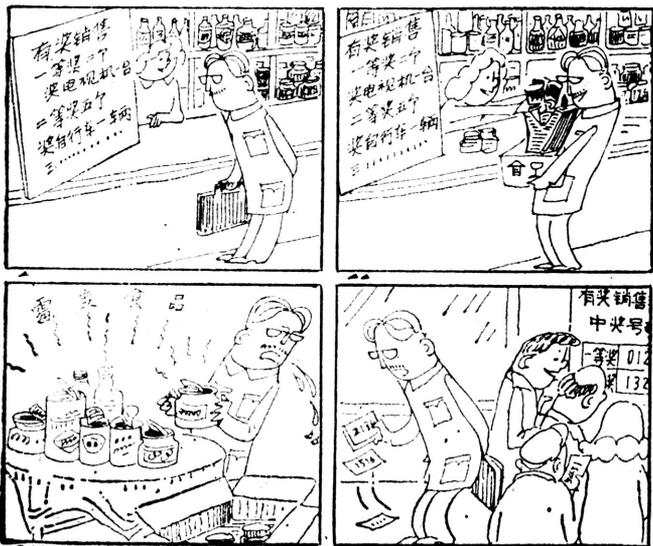
“王茂栓！听见没有？站起来！”

一个学生站起来报告：“穆老师，他不是王茂栓。王茂栓是他的爸爸。”



江南雨

王亨



梅大叔(七) 两头空

赵焯